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第四十三回 十花故事腸斷恨人 一葉驚秋神歸香海

話說癡珠纏綿愁病，過了一春。把阿寶行期也誤了，急得鶴仙要請假來省。轉瞬之間，又是炎夏。芝友引見也回頭，癡珠甫能出門。這日來訪芝友，芝友道：「南邊時事，目下實在不好，這真令人寢食不安。就是都中，也是近日纔撤防堵。」癡珠歎口氣道：「生涯寥落，國事迢遞。早上得荷生楊柳青軍營的信，也是這般說。」

看官，你道荷生，何事駐軍楊柳青呢？四月間，逆倭從廣州海道竄入津門，京師戒嚴。朝議今山、陝各省領兵入衛，荷生所以領兵五千，到了河北。後來奉到諭旨，都令駐楊柳青助勦。

五月初二，蘆臺官軍打了勝仗。逆倭竄至靖海，又為荷生伏兵殺敗，遂退出小直沽，回南去了。荷生後來，仍回并州軍營參贊，這是後話。

當下癡珠從縣前街就來柳巷，采秋為是荷生密友，素來晤面，就延入內室。見癡珠病雖大好，卻老了许多，也就歡喜。癡珠見采秋華貴雍容，珠圍翠繞，錦簇花團。心中，卻為天下有才色的紅顏一慰。又見個丫鬟面熟得很，詢知是秋英。原來秋香死後，荷生賞秋香的老嫗五十兩銀，把秋英收為婢女。癡珠又為秋英喜脫火坑。

此時，愛山住在聽雨山房。紫滄失偶，就把瑤華贖身出來，作個繼室，住在梅窩。癡珠都走訪了，又到東米市街，纔行回寓。既不見乏，晚飯也用得多，大家都道癡珠一天好過一天，可以和芝友同走了。不想無意中，又鉤出舊病來。看官，你道為何呢？

紫滄為著鶴仙是舊交，便延芝友逛一天并門仙館。囑癡珠及羽侯、燕卿、愛山作陪，傳來本年花選第一巫雲、第三玉岫伺候。又因大家說得荷生花選，祇剩福奴一人，也有滄桑之感，便又傳了福奴。

這一會，觥籌交錯，釵舄紛遺，席上人人暢，祇有癡珠觸目傷心。酒未數巡，便推病出席，倚炕而臥。

大家祇得叫福奴、巫雲、玉岫，輪番上前陪伴，與他論茗添香。癡珠微吟道：「細草流連侵座軟，殘花惆悵近人開。」大家一笑。

紫滄席間因說起采秋「鳳來儀」的令來，羽侯道：「雅得很，我們何不也試行看？」愛山道：「《西廂》中，那裏再尋得許多『鳳』字？」燕卿道：「把《西廂》換作《桃花扇》何如？」羽侯、紫滄道：「好極！」

當下芝友首坐，次是癡珠、羽侯、燕卿、愛山、紫滄、福奴、巫雲、玉岫。羽侯要推芝友起令，芝友道：「叫我起令，萬分不能。大家說了，我學學吧。」

於是羽侯喝了一杯令酒，說道：

「翱翔雙鳳凰，《嶽山月》，零露瀼瀼。」大家讚好，各賀一杯。

次是燕卿，瞧著福奴說道：

「鳳紙僉名喚樂工，《碧玉今》，夙夜在公。」大家也說：「好。」各賀一杯。

次該是巫雲，說道：

「傳鳳詔選蛾眉，《好姊妹》，被之祁祁。」羽侯道：「跌宕風流，我要賀三鍾哩。」大家遂飲了三鍾。

該是福奴，福奴含笑說道：

「鸞笙鳳管雲中響，《燭影搖紅》。」就不說了。大家道：「怎的不說？」福奴道：「我肚裏沒有一句《詩經》，教我怎的？」燕卿道：「一兩句總有。」福奴笑道：「有是有了一句，祇不好意思說出。」大家道：「說吧，《詩經》裏頭，有甚麼不好意思說的？」福奴笑說：「中心。」又停了。芝友接著道：「養養。」便拍手哈哈笑道：「妙！」紫滄道：「徐娘雖老，丰韻猶存，竟會想出這個令來。」大家也賀了一杯。

次該玉岫，玉岫說道：

「風塵失伴鳳彷徨，《清江引》，將翱將翔。」大家道：「也還一串，這就難為他。」

次該是芝友，芝友想了一會，向癡珠說道：

「飛下鳳凰臺，《梧桐落》，我姑酌彼金匱。」大家說：「好。」各賀一杯。

次該是愛山，愛山說道：

「望平康鳳城東，《逍遙樂》，穆如清風。」次該紫滄，紫滄說道：

「聽鳳子龍孫號，《光乍乍》，不屬於毛。」大家都道：「好！」各喝賀酒。

次該是癡珠說了收令。紫滄便來炕邊，催促癡珠起來。癡珠不起，道：「我說就是，何必起來？」因說道：

「有杏萬山隔鸞鳳，《月上五更》，乃占我夢。」說畢，癡珠仍是不語。

大家見癡珠，今日又是毫無意興。便一面喝酒，一面向癡珠說笑，給他排解。不想癡珠檢著案上一部小說，瞧了一會。見上面有一首詞，噙著淚吟道：「春光早去，秋光又追。」停一停，又吟道：「恨隨流水，人想當時，何處重相見？韶華在眼輕消遣，過後思量總可憐！」就覺得無限淒涼，便自去了。

次日，芝友大家來看癡珠，又拉他同訪福奴。重過秋心院，覺得草角花鬚，悉將濺淚。這夜回來，便咯咯吐了數口血，吟道：「西園碧樹今如此，莫近高自臥聽秋！」

次日就不能起床了。

那芝友，卻與福奴十分情投意合，就訂了終身。到得六月杪，摯福奴領著阿寶一群人，向蒲關去了。

癡珠病中，見阿寶兄弟前來辭行，又是一番傷苦。從此服藥，便不見效，日加沉重。此時荷生撤防未到，子秀、子善都出了差。羽侯、燕卿、紫滄、愛山，天天各有公事。就是池、蕭照管筆札銀錢，一天也忙不了。祇心印，鎮日都在西院前屋，幫禿頭照料，二更天纔回方丈去睡。

穆升等見癡珠，病勢已是不起，大家想著不久便是散局。禿頭漸漸的呼喚不靈，祇得自己撐起精神，徹夜伺候。癡珠自知不免，二十八日倚枕作了數字，與家人訣別。就教蕭贊甫，替他寫一付自挽的聯，是：

一棺附身，萬事都已；

人生到此，天道難論。因歎道：「大哉死乎！君子息焉，小人伏焉。」又吟道：

「海內風塵諸弟隔，天涯涕淚一身遙！」贊甫著實安慰一番，也就走了。

這夜二更時候，癡珠清醒白醒。瞥見燈光一閃，有個侍兒眉目十分媚麗，卻另有一段颯爽的神氣，含笑招手。癡珠起身，那侍兒早掀著簾子出去。癡珠不知不覺跟著走，祇隔一步，卻趕不上。再看走的地方，是個甬道，卻不是汾神廟的路，腳下全是青花石磨光的石板。兩邊是白玉欄杆，圍護著無數瑤花琪草。

那侍兒早不見了。遠遠望去，祇見上面數十級臺階。階上朱紅三道的門，黃金獸環。沿階排列那些儀從，一對對旌旗幡蓋，刀鞘弓衣。還有那金盔金甲的神將，手執兵器，分班站在中門兩邊。癡珠想道：「這是甚麼地方呢？」正在躊躇，不敢前進。

忽見西邊的門，擁出許多侍女。宮妝艷服，手中有捧冠帶的，有捧袍笏的，迎將出來。一個空手的，生得荷粉露垂，杏花煙潤，向前跪下道：「請主人更衣。」便引癡珠進了中門。東西兩班人等，瞧見癡珠，都叩起頭來。

癡珠從屏門走上殿來，見殿上立一更衣鏡，有七尺多高。鏡中一個人影，衣服雖不華美，而丰采奕奕，英爽之氣見於眉宇。鏡

後走出一個神人來，向癡珠道：「先生來了。」把手一拱，足下便再再生雲，上天而去。侍女伺候更衣已畢，扶在正面几上坐下。

癡珠正要說話，忽見屏門洞開，門外停兩座七香寶輦，又有許多宮妝侍女。有執拂的、有執扇的、有捧如意的、有捧巾櫛的、有捧書冊的，簇擁著兩位珠纓蔽面的女神下車。癡珠從殿上望將下來，一個面龐好像亡妾茜雯，一個面龐兒好像娟娘。

祇見黃巾力士引向延前方面，下鋪兩個寶藍方墊。那女神綽綽約約，走至墊前，便俯伏跪下。旁有一個金甲神將唱道：「淚泉司、愁山司謁見。」癡珠身旁侍女唱道：「平身。」便有四個侍女，扶掖二女神，從東廡環佩珊珊步上殿來。

剛到殿門，癡珠立起身。上前略一凝視，一個正是茜雯，一個正是娟娘。喜極不能說話，一手攜著一人發怔。半晌，轉撲簌簌的吊下淚來。茜雯、娟娘早是淚珠偷彈，至此更嗚咽欲絕。癡珠向茜雯慟道：「人亡家破，教我何以為人！」茜雯啞著道：「天數難逃。」

娟娘抹淚道：「你今到此，塵緣已斷。平陂往復，世事自有回環，何必重生魔障？我告訴你，這地方係香海洋青心島。你原係此間仙主，我和茜雯妹妹、春纖妹妹、秋痕妹妹，都是你案下曹司。因數十年前，誤辦一宗公案，害許多癡男怨女，都淹埋在這恨水愁山、淚泉冤海。因此玉帝震怒，召著金公兆劍替你作了仙主，將我們監禁在離恨天。先後謫降人世，親歷了恨淚愁冤的苦。去年蘊空坐化，玉帝憐他五十餘年節苦行高，詔金公領著蘊空重遊塵世，享歷榮華，方纔去了。我和茜雯妹妹罰限先滿，如今你已復位了。秋痕妹妹罰限，即刻也滿。祇春纖塵劫未盡，尚有五六年耽延，修成正果，方許重證仙班。」說到此，便將牙笏，向癡珠心前輕輕一拍，道：「怎的塵夢還不醒哩？」

癡珠咳嗽一聲，嘔了一口鮮血，卻是南柯一夢。禿頭聞聲，急跑進來。見桌上的燈黯黯一穗，帳外模模糊糊有個人影，像是紅衣女子，一閃即不見了。

禿頭唬得打戰，急掀開帳，見癡珠眼撐撐的說道：「甚麼時候？」禿頭道：「差不多兩下鐘。」癡珠一絲半氣的說道：「我又嘔了一口血，覺得腥臊得很，你取些湯給我淨淨口。」禿頭將帳掛起，剔了燈，點起枝蠟。從水火鏊上，倒半甌的燕窩蓮子湯，遞到癡珠唇邊。

癡珠歪轉半身，將口漱淨，又喝兩口下去。合眼把夢境記憶一回，恍然悟卻前生。就問禿頭道：「立秋是甚麼時辰？」禿頭道：「說是卯時。」癡珠吟道：

「蘭摧白露下，桂折秋風前。」

就說道：「你叫林喜，去方丈請師父起來。你把小衫褲替我換上。」禿頭道：「老爺身子不好，何苦要換？」癡珠道：「呆奴！我要走了，你留得我麼？我箱裏東西，蕭師爺替我開有清單，通給你去。箱以外的東西，穆升、林喜、李福三人均分了，也算跟我辛苦一場，留個紀念吧。我這幾個月，剩下的束修，也寄不回去。殯殮了我，餘下的你拿去，作個下半世的養活。倘道路平靜，替我回南看家，走吧！」禿頭哭道：「老爺好好的，又沒有變症，怎講起這些話？」穆升流著淚，說道：「老爺保重。」正往下說，林喜已請心印來了。

穆升掀開簾子，讓心印進去。自己向廚下，招呼大家起來。剛由牆口轉過後院，忽聽樓下一響，便問：「是誰？」沒有答應，已嚇得滿身寒毛直豎。再聽得一聲很響，你似左邊屋裏空棺挪動的聲，便覺得通身發抖，兩祇腳就如釘住，走不動了。

林喜、李福聞得聲響，拿枝蠟趕來看視。穆升還自站著，心上突突的亂跳。停一停，三人回到樓下，喚醒大家出來前院。燭影裏，又似槐樹底下隱隱有幾多人，站在那裏。其實，天是陰沉沉的，祇聽得風吹槐葉，簌簌有聲而已。

屋裏，禿頭帶哭檢點癡珠衫褲。心印瞧著癡珠兩頰飛紅，也覺得不好。癡珠早把吩咐禿頭的話，與心印覆述一遍。就喚禿頭將一小箱交給心印道：「這是我的詩文集和那各種雜著，通共一百二十卷。你替我轉交荷生。玄文覆瓿，論語燒薪，這算甚麼？祇我一生的心血，都在這裏，託他替我收拾吧！」心印見此光景，就要忍住哭，也忍不住了。

林喜等滿面淚痕，幫著禿頭替癡珠擦了身上，換了衣裳。跣跣而坐，向心印道：「你是大解脫的人，何為也哭？我這會心上空蕩蕩的，祇有老母尚然在念。為子如我，有不如無。」便滴下兩點眼淚。

一會，目神漸散，兩頰的紅也漸淡了。滿屋中忽覺靈風習習，窗外一陣陣細雨。癡珠叫林喜端過一張炕几，向李福要了筆硯。心印檢一張箋紙遞上，林喜磨著墨，癡珠提起筆來，在紙上寫了四句。道：

海山我舊小遊仙，滴落紅塵四十年；

一葉隨風歸去也，碧雲無際水無邊。題罷，擲筆倚几而逝。時正卯三刻。

心印大慟，禿頭等泥首號啕。卻遠遠的聞得蠻簫之聲，經時纔歇。心印一面哭，一面招呼禿頭，將癡珠扶下。祇見容顏帶笑，臉色比生時還覺好看，祇瘦骨不盈一把。

這會，贊甫、雨農也到。大家幫著點香燭、焚紙錢，哭個淚乾聲盡。心印領著徒子徒孫，就在秋華堂唸起度人經。贊甫、雨農領著穆升，照料衣衾棺槨。用的棺，就是停放樓下那一口。

禿頭諸事不管，祇在床前守屍痛哭，就如孝子一般。到了人殮，禿頭體貼癡珠生前意思。將秋痕剪的一縷青絲、一雙指甲，縫個袋兒，掛在癡珠襟上。其餘癡珠心愛的古玩，和秋痕的東西，俱裝入棺中。將靈停放在秋華堂，禿頭等輪流在靈幃伴宿。

次日，心印題上一付挽聯，是：

梓鄉極目黯飛雲，可憐倚枕彌留，猶自傷心南望；

蓮社暮年稀舊雨，方喜高齋密邇，何期撒手西歸！這且按下。

看官須知：癡珠方纔化去，秋痕卻已歸來。正是：

鐵戟沉沙，焦桐入爨；

安道碎琴，王郎斫案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